

開花的土地

(即“你在那兒”)

王 采 著

文化工作社印行

PDG

再版序言

這本詩集再版時，內容方面沒有任何增添和刪改，只把書名『你在那兒』改成了『開花的土地』。

目前，由於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強大和勝利，使中國腐朽的社會開始了從未有過的急變；古老的反動統治已經壽終正寢，人民久久渴望的以新民主主義為基礎的『中華人民共和國』，像慧星一樣閃着光，帶着美麗的新生的彩色，出現在東方黑暗大陸。在這樣天翻地覆的事件裏面，詩人們必須勇敢的堅決的站在勞動人民的隊伍當中，肩負起歷史交給的新的戰鬥和建設任務。

這些詩，在國民黨野蠻的統治時期，雖然會像一根針或一把匕首一樣向敵人投擊過，但在今天，顯然變得寒愴無力了。因此，讀者們不要再把它當作『詩』看待了，就只算作是一個人的（或歷史的）血跡和脚印吧！

在這些血跡和脚印裏面，也許或多或少的看到一個新社會生長的簡明歷程。

也好，那麼就以這個歷程作為再出發的基地，向着前面，向着一個幸福的工業國，捲到和封建殘餘短兵相接的惡鬪裏面，捲到搬磚接瓦的建築新中國的事業裏面，作一名小兵，作一個工人！……

詩人，應該永遠忠實於勞動人民的事業！

作者 一九五〇，二，十五。

目 錄

自序.....	1
你在那兒？.....	7
開花的土地.....	14
畫家的夢.....	22
火，在黑夜燃燒！.....	29

自序

我不是詩人，更不敢像那些住在洋樓上喝牛奶的「庸俗」文藝家們一樣標榜自己是人民詩人。我僅僅是一個時代的平凡的受難者，好像任何一個失去生活基礎的飢民似的，在難以忍耐的飢餓，迫害，羞辱，和人們殘酷的眼睛下面，默默地走着被歷史所肯定的

(也是自己所肯定的)文藝創作的道路。

我總覺到一篇「詩」的完成，就應該是一個「人」的完成，有怎樣的完整的人，才會有怎樣的完整的詩。所以，詩的本身，就應該是一個人對人生熱烈追求的精神狀態的高度昇華。當我們的行動和意識觀念，還沒有真正和在人民中間發生的事件起得對流和凝結的聯系的時候，（這個，應該是我們向前突進的唯一目標。）也就是說，在我們還沒有完成產生代表人民生活作品的許：條件的時候，只是在「形式主義」或背述教條的「公式主義」裏面鑽牛角，除了浮光掠影的描寫人民一些表面的生活情景以外，絕不會產

生出代表人民的好作品，因為形式主義或公式主義，
只是產生「偽造」文藝作品的唯一的溫床。

實實在在的說，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作家，或多或少
的都還保留着舊社會遺傳給我們的毒素或尾巴，
如果還沒有把這種毒素剷除，和把尾巴剪掉，不管用
怎樣美好的貼着「進步」商標的脂粉，來裝飾自己醜
惡的腎臉，也不會變成天仙一樣美麗。莫非一隻猴子
帶上人的面具，就會變成人了嗎？——只有真正的「
人」，才有真正的「文藝作品」。

在今天整個文壇上，無疑的是一個大混亂時期，
有一些人正大聲疾呼的提倡猴子的「面具主義」。

他們根本不理解一個「戰略」指示的本質，地域情勢的不同，和「對象」的區別。其實細細的研究起來，他們骨頭裏面，並不是爲了什麼文藝不文藝，而只是爲了向強大力量獻媚和投機，那幅醜態，真叫人嘔吐三喪。這個，對形式與內容統一的，與整個歷史動向有着密切關聯的新現實主義，不但沒有給予絲毫推動和發展，却執行了某種「取消政策」。

我這本小小的詩集，嚴格的說起來，並不能算作是「詩」，由於自己的認識和意識觀念，還不能像鋼一樣的健康，所以沒有敢用「公式主義」者的手法，以自己的政治概念，去污穢人民流淚的生活；也沒有

敢用「形式主義」的技巧，以什麼「方言」或「大鼓詞」一類的文筆，很滑稽的描繪人民生活的草屋或田野。我只是把作爲一個人的，或散兵的向前突擊或追求，痛苦與反省 不斷的克服過程，一點一滴的很真實的寫了出來。那麼，這到底算不算詩呢，我不願意多說什麼，讓讀者去批評吧！

我想了又想，這個詩集和我所說的這些話，也許會被某些，專以「指示」爲業的文藝家們，認爲這不是應景的宣傳文章，吃力的用土製的「哭喪棒」敲一傢伙。可是，「初生之犢，不怕虎」；棒子是嚇不倒人的！

王 采 一九四八，四，卅一日。

人。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你在那兒？

在這廣大的，虛幻而又真實的世界裏面，

我記不起我是誰，

我不能對自己的姓名和籍貫說出一個明確的含義，

我也忘記了這個社會所給予我的寒微的身份，

我僅僅感覺到我是一個真實的「存在」，

和一種巨大的力量使我鐵一樣直立——

哦，血激盪着我的胸脯，

焦急的，喝念的火燒炸我的心臟！

這是一個濕潤潤的冬天的早晨，

有羞怯的陽光染紅屋頂，

有黑色的鷹在透明的天空吹響口哨，

有乳漿似的霧氣，

淹沒了土地邊沿上的林子和村落……

我穿着襤褸的服飾，

蓬鬆着蒙滿塵垢的長髮，
像石器時代出現在林莽中的原人一樣，
傲然的，孤獨的走在這城池裏面！

在懸崖峭壁似的建築物下面，我走過，
在那比洞穴還陰暗的狹巷，我走過，
在五顏六色的商店的櫺窗前面，我走過，
在喧囂的人羣的肩與臂之間，我走過，
我像一粒小小的細沙（而也是一個冒險的精靈），
在這浩瀚的大海，
隨着湧動的浪花浮起和沉落！

啊，

你在那兒？……

我睜着浸滿分泌液體的酸澀的眼睛，

從每一個打開或關閉的門口尋覓你，

從蜂巢一樣密集的窗洞尋覓你，

從街道上永遠走不完的行人裏面尋覓你，

從這城市的每一個神祕的角落尋覓你，

我的繚亂的意念企圖把每一個人雕成你的形像，

而人們的眼睛充滿兇悍和狡詐，

我徒然的默默的俯下首來！

你的正直剛嚴肅的容貌，
在我的焦急的渴念的心情裏面，
閃現出少女一樣潔淨的柔美，
閃現出綠林豪傑在百步以外取下敵人首級的姿式，
閃現出第一個敢說地球是圓的人的聲響，
閃現出一片光，
一片火！

你，就是理想的高度的昇華，
你，就是「美」與「善」的整體，
你，就是弱者倒下去而又爬起來的唯一的力的支點，

你，教育了飢餓的亞細亞的子民，
以罪惡和的血作為飲料！

我的愚昧的眼睛雖然不能像X光一樣，
透視每一個鋼骨石門汀的建築，
和每一所破舊的房屋，
而在朋友們和市民們的喋喋私語裏面，
我確實知道你已經來到這裏，
伴隨着所向無敵的，
像夏伯陽一樣領導的軍隊！

你住在那兒？

這無邊的城池，

真像一片浩瀚的海呀！

在這淒涼的冬天的早晨，

我帶着滿懷渴念的心情，

傲然的，孤獨的走在街上，

僅僅爲了再一次傾聽你的召喚。

你知不知道啊！……………

一九四七，十一月下旬。

開花的土地

踩着羊毛一樣捲曲和柔軟的小草，

呼吸着含滿菜花香味的氣息，

和在鳥鵲們禮讚春天的音樂裏面，

我，來在曠野！……

春天的曠野是美麗的，